

# 论庄子的讽刺艺术

李明珠

讽刺艺术的运用,是庄子文学成就中突出的一个方面,也是庄子文章最吸引人的地方。庄子通过高超的讽刺手法,创作了大量的寓言故事,塑造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。这些艺术形象,或诙谐滑稽,或怪诞玄妙,或诙谐幽默,或机智辛辣,皆意趣横生,含义精微。它们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庄子这位哲人的睿智和思想,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庄子文章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在庄子之前,虽然在文章诗歌中已有讽刺的运用,但都是比较简单的。例如《诗经·魏风·伐檀》:“不稼不穡,胡取禾三百廛兮?不狩不猎,胡瞻尔庭有悬貆兮?彼君子兮,不素餐兮!”这是运用反语构成讽刺,嘲讽剥削者的不劳而获。在先秦历史散文中,也有语含讥讽的地方。例如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记载:宋国的华元战败被俘,被宋赎回后,任筑城监工。筑城的人嘲笑他:“聃其目,蟠其腹,弃甲而复。”这是通过揶揄的口吻,形成讽刺。在先秦诸子中,墨子早于庄子,其文章偶用讽刺。孟子与庄子同时,其文中所用讽刺,比《墨子》稍多几例。然纵观《孟子》一书,讽刺也并不多见,讽刺也构不成其文章特色。至于《战国策》、《韩非子》等书,已多见讽刺,但它们显然是在《庄子》之后。讽刺真正成为一种自觉运用的艺术手段,并大量运用,是从庄子开始的。庄子不仅大量运用讽刺手法,而且通过他的艺术实践,已使讽刺艺术达到了成熟。尤其是庄子创作的一些寓言故事,更是将讽刺艺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象著名的坎井之蛙、邯郸学步、屠龙之技、丑人效颦、鲁侯养鸟、触蛮相争、儒生盗墓、舐痔得车等等,无一不是讽刺艺术的典范运用。这些寓言故事之所以能够成为典故千古流传,很大的一个原因,也在于庄子出色地运用了讽刺艺术,使这些故事具有了不朽的思想和艺术魅力。

庄子的文章,大量地运用讽刺,是与庄子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以及他的思想性格密切相关的。庄子生活在战争频仍,社会动乱的战国时代。庄子以哲人的

睿智、渊博以及知识分子的敏感,对当时的社会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。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“昏上乱相”(《山木》),天下无道,政治黑暗,世风颓败。《人间世》说:“方今之世,仅免刑焉。福轻乎羽,莫之知载;祸重乎地,莫之知避”。统治者“轻用民死,死者以国量乎泽若焦,民其无如矣”。《在宥》说:“今世殊死者相枕也,桁杨者相推也,刑戮者相望也”。庄子“以天下为沉浊,不可与庄语”。(《天下》)庄子认为天下太污浊,世道太黑暗,不值得跟这样的社会正而八经地说话。连“庄语”已不值得了,这里包含着庄子对“天下沉浊”深深的愤慨和失望,也提示着庄子文章怪诞不羁的艺术风格。既然“天下沉浊”,不值得说庄语,写庄言,那么讽刺这种嬉笑怒骂,滑稽幽默,诙谐辛辣,冷嘲热讽的特点,正好与“不可与庄语”相适合。讽刺就成了庄子介入生活,与黑暗社会抗争的一种方式。

庄子文章多用讽刺,也与他的独立不羁,清高脱俗的思想个性有关。庄子曾声称:“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,无为有国者所羁;终身不仕,以快吾志”。(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)。庄子最重视的是人格的独立,个性的舒展,精神的自由。他蔑视权贵,淡泊利禄,追求一种任性适志、自由自在的人生境界。庄子的人生态度如此,写文章也不愿受任何章法格式的拘束,想怎么写就怎么写,挥洒自如,放纵无忌,“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”。(《史记·老庄申韩列传》)讽刺这种艺术,正适合庄子独立不羁的性格和潇洒随意的笔法。

庄子不愿出仕,厌恶世俗,超然物外,性任自然。看起来,庄子对社会对人生有点“冷”,实际上,庄子对社会对人生都是非常关切的。他对人生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探讨,他对社会进行清醒的审视,给予了深刻的批评。正是由于庄子的这种关切,这种“热”,才有了庄子的讽刺。如果庄子真的超脱于社会之上,真的冷眼看这个世界,那么一切弊端,一切丑恶,与他何干?正因为庄子对一切丑恶的东西有着强烈的憎,对一切美好的东西有着热烈的爱,他才会去讽刺

抨击黑暗、污浊、丑恶。庄子的讽刺是鞭挞黑暗、激浊扬清,让人们的精神得到升华,去获得更高的人生境界。庄子的讽刺,不是为了谑浪玩笑,游戏笔墨,也不是供自己读者消遣取乐。庄子的讽刺,内涵深刻,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。

庄子的哲学,是批判的哲学。讽刺,是庄子进行社会批评的有力武器。庄子以讽刺为投枪和匕首,刺向社会中的种种阴暗面,对黑暗、龌龊、丑恶、虚伪、狭隘、庸俗等人情世相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。

“演门有死亲者,以善毁爵为官师,其党人毁而死之半。”

——《外物》

宋国演门内有个人死了父母,他悲伤得形容憔悴,变了模样,被认为是大孝而封为官师。于是他的乡里人,都仿效于他,拼命痛哭悲伤,毁伤自己的形体,乃至许多人因此而丧命。庄子以强烈的讽刺,深刻揭露了统治者所倡导的孝道,已变成人们谋取爵禄的手段,“孝”已成为虚伪的道德。“其党人毁而死之半”的讥讽,无情嘲弄和鞭挞了人情世态的虚伪和追求功利的疯狂。

祝宗人玄端以临牢筮,说彘曰:“汝奚恶死?吾将三月斋汝,十日戒,三日斋,藉白茅,加汝肩尻乎雕俎之上,则汝为之乎?”

——《达生》

祭祀官穿上礼服,带着礼帽,一本正经地来到猪圈,对猪侃侃而谈。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滑稽场面。祭祀官劝说猪心甘情愿地去死,去当祭品,因为这样可以受到斋戒,可以用白茅垫身,还可以装进高贵的雕花祭器。在这里“斋戒”“白茅”“雕俎”象征着富贵荣华。庄子通过祭祀官说猪的一番话,暴露了天下所有热衷名利富贵者的丑恶灵魂;只要有高官厚禄,荣华富贵,就可以不顾一切地去追求,什么人格、尊严、廉耻、自由都可以不要。这是对那些不择手段钻营名利富贵的人的极大讽刺,也是对不惜一切去追求荣华富贵的愚蠢行为的有力嘲讽。

庄子挥舞着讽刺的长矛,把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罪恶都挑出来,让它们在阳光下曝光,让人们看清其实质。

儒以诗礼发冢。大儒胠传曰:“东方作矣!事之何若?”小儒曰:“未解裙襦,口中有珠。”“《诗》固有之曰:‘青青之麦,生于陵陂。

生不布施,死何含珠为?’接其鬓,压其颊,儒以金椎控其颐,徐别其颊,无伤口中珠。”

——《外物》

儒生们一边依着礼义,诵着《诗经》,一边挖坟掘墓,盗取死人“口中之珠”。“发冢”是违反儒家礼义的,而儒生们所诵习的诗礼,又正好成了他们盗墓的依据和凭借,这就显得非常滑稽和悖谬,形成恢谐而又辛辣的讽刺。它形象表明,所谓“诗礼”,不过是用来掩盖其贪婪、无耻的遮羞布。庄子无情地挑开了这块遮羞布,把一切罪恶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它深刻揭露了礼义的虚伪和倡导礼义的弊端,无情鞭挞了“仁义其外,禽兽其内”的丑恶行径。可以看出,庄子的社会批评,经常闪烁着讽刺的火花。庄子以他的讽刺,揭露黑暗,鞭挞丑恶,唤起人们认清那黑暗与丑恶,“以引起疗救的注意”。透过庄子的讽刺,可以感到庄子那种干预现实的勇气和深刻的历史批判意识。

讽刺,也是庄子表达人生哲学的重要手段。《庄子》一书,充满了对人与社会、人生价值、人生理想、人生自由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。庄子的思考和探索,是严肃认真清醒深刻的,而他的表达方式却是怪诞奇异浪漫恣纵的。他常以“荒唐之言,谬悠之说,无端崖之辞”(《天下》)来表达他的思想。即使是一些非常严肃的命题,他也可以用讽刺的手法去表现。通过讽刺,庄子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许多见解。由于庄子喜用讽刺来宣扬自己的思想,使他的文章形成了寓庄于谐,寓真于诞的风格特点。只有透过那恢谐的调子、怪诞的外表,才可以看到其中深邃的人生哲理。

昔者海鸟止于鲁郊,鲁侯御而觞之于庙,奏九韶以为乐,具太牢以为膳。鸟乃眩视忧悲,不敢食一脔,不敢饮一杯,三日而死。

——《至乐》

鲁侯给海鸟听宫廷美妙的音乐,吃丰盛精美的食物,供奉海鸟可谓仁义虔诚之至,可结果却使海鸟“三日而死”。这是因为鲁侯违背了海鸟的自然习性和生活方式,也就是违背了自然规律。庄子以鲁侯对海鸟的毕恭毕敬、热心虔诚,与海鸟的“眩视忧悲、三日而死”相映成趣,构成绝妙的讽刺。对那些违背自然规律,单凭主观意志办事的人给予了极大讽刺,形象地表达了庄子顺其自然、任性适志的人生哲学。

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,未得国能,又

失其故行矣,直匍匐而归耳。

——《秋水》

“寿陵余子”羡慕邯郸人走路的姿态,便去摹仿学习。结果不但没有学会邯郸人走路的姿态,反而连自己原来走路的姿势也忘掉了。最后手足无措,只得爬着回家了。一个人居然忘掉了自己走路的步法,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。它是对以人为毁灭自然的讽刺与批判,生动地表现了庄子“不以人灭天”(《秋水》),崇尚自然的哲学思想。

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,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,归亦捧心而顰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见之,坚闭门而不出;贫人见之,挈妻子而去走。

——《天运》

西施之美,自然天成。西施由于心痛而皱眉也是自然而然,所以西施病心浅顰也不失其美。可丑人却扭扭作态去作“效顰”之举,结果是丑上加丑,吓跑众人。庄子通过对丑人效顰的强烈讽刺,说明美出于自然,自然就是美。人为、做作,失去本真自然,不能带来美,只能是丑。不要以人为破坏了自然和谐,做人做事应以自然无为为本。如果不顾自身的自然条件,盲目效仿,生搬硬套,只能是弄巧成拙。

庄子通过讽刺来表达人生哲学的例子还很多。仅从上述几例,就可以看到庄善于通过讽刺来表达哲学思想的特点。由于庄子善于通过讽刺来宣扬自己的哲学思想,使得本来比较抽象枯燥的理论问题变得生动幽默,妙趣横生。

庄子的讽刺,不仅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,传道的功能;同时也不乏文学潜移默化的陶冶人的精神情操的美学力量,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。庄子的讽刺,不在用词造句上多下功夫,不故作谐谑调笑、插科打诨之语。庄子主要是以奇幻的构思,丰实的想象,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,构成强烈的讽刺。庄子常常通过别出心裁的构思、神奇的想象,“创为不必有之人,设为不必有之物,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”,从而产生出强烈的讽刺效果。

南海之帝为倮,北海之帝为忽,中央之帝为浑沌。倮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,浑沌待之甚善。倮与忽谋报浑沌之德,曰:“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,此独无有,尝试凿之。”日凿一窍,七日而浑沌死。

——《应帝王》

庄子以异想天开的构思,神奇的想象,构成其强烈的讽刺性。浑沌自然天成,无孔无窍。倮与忽为报浑沌善待之德,为他凿了七窍,供他“视听食息”,结果七窍成而浑沌死。良好的愿望却造成了恶劣的结果。这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结局,无情讽刺了那些不顾事物的自然本性,强作人为干预的错误做法;生动说明,违背了自然规律,好心也能办坏事。

庄子的讽刺,不仅构思奇特,想象丰富,而且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。以强烈的夸张形成讽刺,这是庄子常用的艺术手法。例如:

有国于蜗之左角者,曰触氏;有国于蜗之右角者,曰蛮氏。时相与争地而战,伏尸数万,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(返)。

——《则阳》

艺术地扩大和缩小都是一种夸张。在这里,那屯于蜗牛角上的触蛮两国,被夸张到了小的不能再小,小的让人发笑的地步。蜗牛两角相争,乃至“伏尸数万”的强烈夸张,造成一种滑稽,带有一种戏谑,对世俗中那些热衷名利,为蜗角之利而争斗不已的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。再如:

朱泮漫学屠龙于支离益,单(殚)千金之家,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。

——《列御寇》

庄子竭力夸张朱泮漫为屠龙之技而付出的代价:殚尽家产,耗时三年,然而却一无所用,从而形成强烈的讽刺。对那些不顾客观实际,盲目追求,一心想扬名出众的人给予了无情的嘲讽。

通过对比,形成讽刺,也是庄子常用的艺术手法。如《秋水》:

坎井之蛙谓东海之鳖曰:“吾乐与!出跳乎井干之上,入休乎缺瓮之崖;赴水则接腹持颐,蹶泥则没足灭跗;还视蛙蟹与科斗,莫我能若也。且夫擅一壑之水,而跨对坎井之乐,此亦至也。夫子奚不时来入观乎!”东海之鳖左足未入,而右膝已褻矣。于是逡巡而却,告之海曰:“夫千里之远,不足以极其大;千仞之高,不足以极其深。禹之时十年九潦,而水弗加益;汤之时八年七旱,而崖不为加损。夫不为顷久推移,不以多少进退者,此亦东海之大乐也。”于是坎井之蛙闻之,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。

井蛙“擅一壑之水”,便洋洋自得,认为“吾乐与”,“莫我能若”,而实际上那口破井连东海之鳖的一足一膝也容不下。这是井蛙之乐。“东海之大乐”是“不为顷

久推移,不以多少进退”,其境界的辽阔广大,自由高远,与井蛙的渺小、平庸、狭隘、浅薄形成强烈对比。在对比中让井蛙“适适然惊,规规然自失”,无情嘲讽了“坎井之蛙”这一类人的偏执一隅,孤陋寡闻,目光短浅,心胸狭隘。

庄子的讽刺,还有一种手法是在叙事中显出其中心事理的荒谬,通过显而易见的荒谬形成讽刺。

跖之徒问于跖曰:“盗亦有盗乎?”跖曰:“何适而无有道邪?夫妄意室中之藏,圣也;入先,勇也;出后,义也;知可否,智也;分均,仁也。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,天下未之有也。”

——《胠箝》

我国相声艺人曾总结过一条经验,叫做“理儿不歪,笑话不来”,这条经验要寻出它的源头,要归结到庄子这儿。庄子在这里突出的就是“理歪”。像跖这样的偷盗之人,也满口的仁义礼智,把偷盗之事说成是如何如何地符合于“道”,这是多么荒唐可笑。荒谬的程度越大,讽刺性就愈强。在凸现其中荒谬的同时,深刻揭露了仁义道德已成为坏人利用来干坏事的工具,对“为之仁义而矫之,则并与仁义而窃之”(《庄子·胠箝》)的社会弊端进行了绝妙的讽刺。

庄子的讽刺,有时还通过自嘲来嘲他。这种手法,更见庄子讽刺艺术的功力。

庄周家贫,故往贷粟于监河侯。监河侯曰:“诺。我将得邑金,将贷子三百金,可乎?”庄周忿然作色曰:“周昨来,有中道而呼者,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。周问之曰:‘鲋鱼来,子何为者耶?’对曰:‘我东海之波臣也,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?’周曰:‘诺。我且南游吴越之土,激西江之水而迎子,可乎?’鲋鱼愤然作色曰:‘吾失我常与,我无所处,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;君乃言此,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!’”

——《外物》

“激西江之水”救“涸辙之鱼”,本是自嘲,通过自嘲来比照监河侯“将贷子三百金”的虚伪和奸诈,达到了嘲他的讽刺效果。自嘲化为嘲他,形成了冷嘲的犀利、冷峻的幽默。透露出一种人格的力量,揭露了达官贵人为富不仁的丑恶嘴脸,针砭了虚情假意的世俗之风。

庄子的讽刺,常常是不动声色,而又具有入木三分的力度。

宋有曹高者,为宋王使秦。其往矣,得车数乘,王说之,益车百乘。返于宋,见庄子

曰:“夫处穷阨厄巷,困窘织屦,枯项黄馘者,商之所短也;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,商之所长也。”庄子曰:“秦王有病召医,破痈溃疮者,得车一乘,纸痔者得车五乘,所治愈下,得车愈多。子岂治其痔邪?何以得车之多也?子行矣!”

——《列御寇》

曹商使秦,得车百乘,便恃富而骄,向庄子炫耀。面对曹高得志便猖狂的小人嘴脸,庄子不动声色,说了一个秦王召医治病的故事。把那些靠巴结谄媚权贵而升官发财的行径,比做“舐痔得车”,这种讽刺挖苦可谓是厉害到了刻毒的地步。它淋漓痛快地鞭挞了趋贵附势,逢迎拍马的势利小人,针砭了恶劣世风,表现了庄子粪土诸侯,草芥利禄的傲骨和气概。

通过上述分析,我们可以看到,庄子的讽刺,构思玄妙,想象神奇,手法多样,不拘一格,形式活泼,笔触锋利,感情充沛,形象怪异,诙谐幽默,辛辣有力,具有独特的漫画色彩和浪漫风格。庄子在一无依傍借鉴的情况下,取得了这么高的艺术成就,这充分显示了庄子这位讽刺大师的艺术天才。人称《庄子》是一部奇书,讽刺艺术的成功运用,是造就这部奇书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如果抽掉了庄子的讽刺艺术,庄子文章思想的深度和力度,庄子文章的穿透力和震撼力就会减弱,庄子文章的艺术魅力也要打点折扣。

庄子的讽刺,形成了庄子所独有的艺术风格。庄子的讽刺,滑稽中带着机智的辛辣;诙谐中具有逼人的份量;尖刻中又有一种轻松;幽默中露出讥弹的锋芒;谐趣中富有深刻的哲理。庄子的讽刺,是冷与热的结合,常常外表是冷峻的,而内里蕴藏着火与热;庄子的讽刺,是轻松和力量的结合,看起来从容随便,不曾费力,实际上具有很强力度和深度;庄子的讽刺,是语精和意深的结合,往往是三言两语,几笔勾画,但字字玑珠,涉笔成趣,含蕴深刻。庄子的讽刺,从不直白地议论说教,而是维妙维肖地描绘物态世相,以鲜活的艺术形象来引发事理,启人心智,令人忍俊不禁,又令人回味无穷。这种发笑,这种回味,这种深思,是受到了庄子讽刺艺术的强烈感染;是对庄子讽刺手法高明的认同;是得到了庄子思想深深的启迪。

庄子讽刺的艺术魅力是不朽的。庄子讽刺艺术的影响是深远的。黄震在《黄氏日抄》中称庄子为“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”。后世的诗文、小说戏剧,都可以从庄子那儿汲取营养,得到借鉴。

(责任编辑 何旺生)